

国学  
经典

读原著 学原文 悟原理

# 传习录

（明）王阳明 著

## 原汁原味

再现王门圣书 心学经典

更完整、更全面地诠释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心学内核

张居正 曾国藩 梁启超 推崇 盛赞

台海出版社

读原著 学原文 悟原理

# 传习录

(明) 王阳明 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传习录 / (明) 王阳明著. — 北京 : 台海出版社,

2017.1

ISBN 978-7-5168-0660-9

I. ①传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心学－中国－明代

②《传习录》－研究 IV. ①B248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21302号

## 传习录

---

著 者：(明) 王阳明

责任编辑：王 萍

装帧设计：仙境设计

版式设计：曹 敏

责任印制：蔡 旭

---

出版发行：台海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20号， 邮政编码：100009

电 话：010-64041652 (发行, 邮购)

传 真：010-84045799 (总编室)

网 址：[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](http://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)

---

E-mail：[thcbs@126.com](mailto:thcbs@126.com)

经 销：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，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---

开 本：150×210 1/32

字 数：320千字

印 张：12.75

版 次：2017年4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68-0660-9

---

定 价：36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## 前　言

《传习录》是中国明代哲学家、宋明道学中心学一派的代表人物王阳明的语录和论学书信。“传习”出自《论语》中的“传不习乎”一语。

王阳明（1472年~1529年），幼名云，后改名守仁，字伯安，号阳明，谥文成，世称阳明先生。汉族，浙江承宣布政使司绍兴府余姚县（今浙江省余姚市）人。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、教育家、文学家、书法家、哲学家和军事家。阳明先生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，非但精通儒、释、道三教，而且能够统军征战，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。其学术思想在中国、日本、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国家乃至全球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，因此，王阳明和孔子、孟子、朱熹并称为孔、孟、朱、王。

王阳明的学说在朱学衰颓之际，倡导“心即是理”“知行合一”，把儒家的内圣之道发展到了极致。其思想冲破了数百年来中国思想界为程朱理学所垄断的沉闷局面，风靡晚明，启迪近代，即使到了现代社会，它仍然历久弥新，闪现着美妙的光芒。这正是经典与众不同的魅力所在。

阳明学不仅影响了中国，而且享誉海外。在日本，阳明学被一大批幕府末期的思想家所接受，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。在朝鲜，阳明学也暗中流传，并影响了不少思想家。在经济腾飞期的韩国，阳明学被奉为精神的范本。后来，其影响又逐渐深入到东南亚诸国、北美洲和欧洲。可见其思想的价值和魅力。

《传习录》不但全面阐述了王阳明学说的主要哲学思想，也体现了他辩证的授课方法，以及生动活泼、善于用譬、常带机锋的语言艺术。它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及心学发展的重要资料，同时也是一部儒家简明而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，堪称王门之圣书，心学之经典。

《传习录》是在王阳明生前及死后陆续编录和刊行的，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卷，载于《王文成公全书》，为一至三卷，亦有单行本。上卷是王守仁讲学的语录，内容包括他早期讲学时主要讨论的“格物论”“心即理”，以及有关经学本质与心性问题。中卷主要是王守仁写给时人及门生的七封信，实际上是七封论学书，此外还有训蒙、教约等。在卷中最有影响的是《答顾东桥书》(又名《答人论学书》)和《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》，着重阐述了“知行合一”和“致良知”理论。下卷一部分是讲学语录，另一部分是《朱子晚年定论》。《朱子晚年定论》包括王守仁写的序和由他辑录的朱熹遗文中三十四条“大悟旧说之非”的自责文字，旨在让朱熹作自我批评与自我否定，证明朱熹晚年确有“返本求真”的“心学”倾向。卷下收录的王守仁讲学语录主要是讨论“良知”与“致良知”。

本书对《传习录》原典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解读，不仅涵盖了原书的理论框架及译文翻译，而且，在剔抉其精义奥妙，探索其学术源流、文化背景的同时，在后面的“解读”中对原文进行了辨析，能让读者在阅读的同时收获更多人生的智慧。

## 目 录

### 上卷

徐爱录.....	3
陆澄录.....	34
薛侃录.....	95

### 中卷

钱德洪序.....	143
答顾东桥书.....	145
答周道通书.....	186
答陆原静书（一）.....	198
答陆原静书（二）.....	202
钱德洪跋.....	223
答欧阳崇一.....	224
答罗整庵少宰书.....	234
答聂文蔚（一）.....	245
答聂文蔚（二）.....	254

训蒙大意示教读（刘伯颂等） .....	268
教约.....	271

## 下卷

陈九川录.....	277
黄直录.....	298
黄修易录.....	310
黄省曾录.....	319
钱德洪录.....	328
钱德洪附记.....	372
黄以方录.....	374
钱德洪跋.....	398

上卷



## 徐爱<sup>[1]</sup>录

先生于《大学》“格物”诸说，悉以旧本为正，盖先儒<sup>[2]</sup> 所谓误本者也。爱始闻而骇，既而疑，已而殚精竭思，参互错综，以质于先生，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，若火之热，断断乎“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”者也<sup>[3]</sup>。先生明睿天授，然和乐坦易，不事边幅。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，又尝泛滥于词章，出入二氏之学，骤闻是说，皆目以为立异好奇，漫不省究。不知先生居夷三载<sup>[4]</sup>，处困养静，精一之功<sup>[5]</sup>，固已超入圣域，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。

爱朝夕炙门下，但见先生之道，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，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，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。十余年来，竟未能窥其藩篱。世之君子，或与先生仅交一面，或犹未闻其瞽欵，或先怀忽易忿激之心，而遽欲于立谈之间，传闻之说，臆断悬度。如之何其可得也？从游之士，闻先生之教，往往得一而遗二，见其牝牡骊黄，而弃其所谓千里者。故爱备录平日之所闻，私以示夫同志，相与考而正之，庶无负先生之教云。

门人徐爱书

### 【注释】

- [1] 徐爱（1488~1518）：字曰仁，号横山，浙江余杭人，是王阳明最得意，也是第一位门生。王阳明的妹夫，有“王门颜回”之称，曾任工部郎中。下文的“爱”即徐爱的自称。 [2] 先儒：指程颢、程颐和朱熹。 [3] “断断乎”句：意为等到百代以后圣人出世也不会有疑惑。语出《礼记·中庸》。 [4] 居夷三载：正德元年（1506年），王阳明因上疏抗辩，获罪下狱，后贬谪到贵州龙场（今修文县）前后三年。龙场当时尚未开化，所以称“夷”。

[5] 精一之功：为精纯的功夫的意思。语出《尚书·大禹谟》：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危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王阳明先生对于《大学》当中“格物”等观点，全以郑玄作注、孔颖达作疏的《礼记·大学》为准，即朱熹等大儒们认为是误本的那一版本。开始听说时我感到十分惊讶并且对先生的学说抱有怀疑。后来，我用尽心力，综合起来后进行参照对比，再向先生本人请教。最后我才明白先生的学说像水之寒冷，又像火之热烈。正如《中庸》中所说的，后世出现的圣人也不会怀疑它的正确。先生的睿智与生俱来，并且他为人和蔼、坦荡、平易近人、不修边幅。人们只知道先生年轻时豪迈不羁，曾经热衷于诗词文章的修习，受过佛、道两家学说的熏陶，乍一听到他的学说，都把它视为标新立异、荒诞不经的言论，不再深加探究。孰知先生在贬居贵州的三年当中，经历了艰难困苦的环境，修身静虑，精纯的功夫已经超凡入圣，进入了绝妙的境界，归入中正之旨。

我日夜在先生门下修习，聆听他的教诲，认为先生的学说刚接触时会感觉浅易，而越是深入研究越觉得十分高深。表面粗疏，但认真探究就越发感到精妙。接近时好像浅近，但深造时就觉得无穷无尽。修习十几年来，我自己觉得还没能窥探到它的边缘。当下的学者，有的与先生仅仅有过一面之缘，从没有听过先生的学说，一开始就先入为主地怀着轻视、偏激的心理，还没有仔细交谈便根据传闻草率地妄加揣度，做下了臆断。这样怎么可能真正理解先生的学说呢？跟随先生的学生们，听了先生的教诲，也是大都遗漏得多而学到的少。就好比相马的时候，仅仅看到了马的性别、颜色等表面情况，却漏掉了识别千里马的关键特征。因此，我把先生平日里的教诲尽悉记录了下来，给同学们传阅，然后共同考核订正，以免辜负先生的谆谆教诲。

学生徐爱记

### 【解读】

此篇为全文的开篇之作，介绍了王阳明先生的概貌及其思想的大致内涵。

阳明先生是儒家的代表性人物，他是心学先河的开创者。其“致良知”“知行合一”“心即理”等思想理论可以说影响了整个明朝后期的国家政治。

事实上，即使是在阳明先生生活的时代，其心学思想也被很多人怀疑、轻蔑，甚至诋毁。就连他的弟子徐爱在刚接触心学的时候也持有惊讶、怀疑的态度，不过在拜读之后，他发现了王学的博大精深，意味深长，进而加入了学习宣扬王学的行列。

爱问：“‘在亲民’，朱子谓当作‘新民’，后章‘作新民’之文似亦有据。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‘亲民’，亦有所据否？”

先生曰：“‘作新民’之‘新’，是自新之民，与‘在新民’之‘新’不同，此岂足为据？‘作’字却与‘亲’字相对，然非‘新’字义。下面‘治国平天下’处，皆于‘新’字无发明。如云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，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’，‘如保赤子’，‘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，此之谓民之父母’之类<sup>[1]</sup>，皆是‘亲’字意。‘亲民’犹《孟子》‘亲亲仁民’<sup>[2]</sup>之谓，‘亲之’即‘仁之’也。‘百姓不亲’，舜使契为司徒，‘敬敷五教’，<sup>[3]</sup>所以亲之也。《尧典》‘克明峻德’便是‘明明德’，<sup>[4]</sup>‘以亲九族’至‘平章’、‘协和’，<sup>[5]</sup>便是‘亲民’，便是‘明明德于天下’。又如孔子言‘修己以安百姓’<sup>[6]</sup>，‘修己’便是‘明明德’，‘安百姓’便是‘亲民’。说‘亲民’便是兼教养意，说‘新民’便觉偏了。”

## 【注释】

[1]“如云”之后所引之语皆出自《大学》。[2]亲亲仁民：语出《孟子·尽心上》“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。”[3]“舜使契”二句：舜，传说中的五帝之一。契，商族的始祖，帝喾之子，曾助禹治水有功，被舜封为司徒，掌管教化之职。敷，布、施。五教，五种伦理道德，即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。[4]“《尧典》”句：克明俊德，语出《尚书·尧典》“克

明俊德，以亲九族。”俊，通“峻”，高大。明明德，语出《大学》，意为弘扬善良的德行。[5]“以亲”句：语出《尚书·尧典》“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。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。百姓昭明，协和万邦，黎民于变时雍。”[6]修己以安百姓：语出《论语·宪问》“修己以安百姓，尧舜其犹病诸！”

### 【译文】

徐爱问：“《大学》中‘在亲民’一词，朱熹认为应当写作‘新民’，并且后面的文章有‘作新民’的词句，可以作为他的凭证。先生却认为应当依照旧本作‘亲民’，您这样认为也有什么依据吗？”

先生说：“‘作新民’的‘新’，意思是自新之民，自我更新，与‘在新民’中的‘新’含义不尽相同，怎么能用这作为依据呢？‘作’和‘亲’相对应，但不是‘亲’的意思。下面所讲的‘治国’、‘平天下’等地方，都没有对‘新’字发表阐述。如：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，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’，‘如保赤子’，‘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，此之谓民之父母’等等，这些都有‘亲’的意思。‘亲民’就像《孟子》中的‘亲亲仁民’所说，‘亲之’也就是‘仁之’，对他们“亲”也就是对他们“仁”。百姓缺少亲情，舜命契担任司徒，“敬敷五教”，教化百姓父子有亲、君臣有义、夫妇有别、长幼有序、朋友有信，使他们相互亲近。《尧典》中说的‘克明峻德’就是‘明明德’，‘以亲九族’到‘平章’、‘协和’就是‘亲民’，就是‘明明德于天下’。又比如孔子所说‘修己以安百姓’一句，‘修己’就是‘明明德’，‘安百姓’就是‘亲民’。说‘亲民’就兼有教化和养育两个意思，朱熹说成‘新民’，意思就显得偏僻而狭窄了。”

### 【解读】

“在政亲民”是一个亘古的话题，在当今社会，政治、经济、家庭都可以通过施行“仁政”而发扬光大。因为，不论社会怎样发展，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，爱都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通用、最实在、最有效的纽带。从“仁爱”精神的现代意义上讲，它将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依然起着协调人际关系，缓和社会矛盾，维持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。

爱问：“‘知止而后有定’，朱子以为‘事事物物皆有定理’，<sup>[1]</sup>似与先生之说相戾？”

先生曰：“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，却是义外<sup>[2]</sup>也。至善是心之本体，只是‘明明德’到至精至一处便是，然亦未尝离却事物。本注<sup>[3]</sup>所谓‘尽夫天理之极，而无一毫人欲之私’者得之。”

### 【注释】

[1] 知止而后有定：语出《大学》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：这是朱熹对“知止而后有定”的解释。语出朱熹《大学·或问》“能知所止，则方寸之间，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。” [2] 义外：语出《孟子·告子上》“告子曰：‘食、色，性也；仁，内也，非外也。义，外也，非内也。’”孟子反对告子义在心外的观点，认为仁和义都在人心之中。 [3] 本注：即朱熹《大学章句》第一章注，“‘明德新民，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。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，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。’”

### 【译文】

徐爱问：“《大学》中的‘知止而后有定’，朱熹认为是说事物都有特定的道理，这好像和您的学说有抵触。”

先生说：“要在具体的万事万物上寻求至善，就是把‘义’当做是外在的东西了。至善是心的本体，只需‘明明德’达到了精一的程度，那便是至善了。显然这并没有脱离客观事物。那种像朱熹在《大学章句》中所说的穷尽天理，而心中没有丝毫私欲的人，就能够达到这种至善的境界。

### 【解读】

什么是至善？简单地说，就是好的、对的、应该做的，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天理、道理等等。至善在何处？我们应该如何求至善呢？王阳明认为人是天地万物的心，人性的本体是无善无恶的，而心的本体即性，所以心之本体也是至善的。即所谓“至善乃心之本体”，本体即根本，至善是心的根本。至善既然是心的根本，那么我们要求至善，当然是到心

上去求，但也不能离开事物去求，“在万事万物上求至善”就把义理看成外在的了。

爱问：“至善只求诸心，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？”

先生曰：“心即理<sup>[1]</sup>也，天下又有心外之事、心外之理乎？”

爱曰：“如事父之孝，事君之忠，交友之信，治民之仁，其间有许多理在。恐亦不可不察。”

先生叹曰：“此说之蔽久矣。岂一语所能悟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。且如事父，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；事君，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；交友、治民，不成去友上、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。都只在此心，心即理也。此心无私欲之蔽，即是天理，不须外面添一分。以此纯乎天理之心，发之事父便是孝，发之事君便是忠，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。只在此心去人欲、存天理上用功便是。”

爱曰：“闻先生如此说，爱已觉有省悟处。但旧说缠于胸中，尚有未脱然者。如事父一事，其间温清定省<sup>[2]</sup>之类，有许多节目。不亦须讲求否？”

先生曰：“如何不讲求？只是有个头脑。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。就如讲求冬温，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，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。讲求夏清，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，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。只是讲求得此心。此心若无人欲，纯是天理，是个诚于孝亲的心，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，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。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，便自要去求个清的道理。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。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，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。譬之树木，这诚孝的心便是根。许多条件便是枝叶。须先有根，然后有枝叶。不是先寻了枝叶，然后去种根。《礼记》言：‘孝子之有深爱者，必有和气。有和气者，必有愉色。有愉色者，必有婉容。’<sup>[3]</sup>须是有个深爱做根，便自然如此。”

## 【注释】

[1] 心即理：王阳明学说的核心命题。 [2] 温清定省：语出《礼记·曲礼上》。温，冬天让父母温暖；清（qīng），夏天让父母凉快；定，夜里让父母睡得安稳；省，早上向父母问安。 [3] “孝子”句：语出《礼记·祭义》。

## 【译文】

徐爱问：“世上有万事万物的道理，而只在心里去追求至善的境界，恐怕难以去探究完吧？”

先生说：“心就是理，难道天下有什么事物和道理是在人心之外的吗？”

徐爱说：“比如侍奉父亲的孝道，辅佐君王的忠心，结交朋友的诚信，治理百姓的仁义等等，这当中有很多的道理存在，恐怕也不能不去考察的。”

先生慨叹说：“这不是一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，因为此种说法蒙蔽人们很长时间了。姑且就你问的这些来说，侍奉父亲，不能从你父亲身上找个孝的理；辅助君王，不能从君主身上找个忠的理；结交朋友、治理百姓，也不能从朋友或者百姓的身体上探寻到信和仁的道理。这些孝、忠、信、仁的道理都只存在于人的心中，所以说心就是理。当人心还没有被个人私欲所蒙蔽，那不需要从外面添加一丝一毫，人的内心就是天理。凭着这种合乎天理的心，用心侍奉父亲便是孝，用心辅佐君王便是忠，用心交友、治民便是信和仁。只需要用功去除心中的私欲、存养天理就行了。”

徐爱说：“听了先生的教诲，我已经觉得有些明白了。但是以前的学说还在我的心里面，让我有纠结不清的地方。譬如说侍奉父亲这件事，有让父亲冬暖夏凉、白天请安、晚上请定等等许多细节，这些不需要讲求吗？”

先生说：“怎么不讲求呢？只是有个核心，就是先要摒除私欲，保存天理，然后在这上面去讲求。就比如讲求父母冬天暖和，不过是要尽

一尽自己单纯的孝心，唯恐有点滴的私心杂念存在其中；讲求父母夏天凉快，也只是想尽尽孝心，唯恐有丝毫私欲夹杂其中，为的只是讲求这份心而已。自己的心如果没有任何私欲，纯属天理，是一颗虔诚孝敬的心，那到了冬天自然会记挂父母的寒冷，夏天记挂父母的暑热，也就自然会讲求“冬温”、“夏清”的道理。这些具体的事情，都是人那颗虔诚孝敬的心发出来。只有存在这颗虔诚孝顺的心，然后才有具体的事发生。以树木作比喻，虔诚孝顺的心是树根，具体的事情就是树的枝叶。绝对不是先找到枝叶，然后才去种树根，而必须是先有树根然后有枝叶。《礼记》有言：“深爱父母的孝子，对待双亲一定很和气；有和气的态度，定会有愉悦的气色；有了愉悦的气色，人就会有美好的表情了。”所以有一颗深爱的心做树根，就自然而然会有‘冬温’、‘夏清’等一系列细节了。”

### 【解读】

心即理，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之一。王阳明所说的“心”不是指生理上的血肉之物，而是指主体的个体意识，即“心”既是人的身体主宰，又是天地万物的主宰，“理”不是外在的东西，而源于人的本心。心与理的统一是阳明心学思想鲜明的思维路径。

郑朝溯<sup>[1]</sup>问：“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？”

先生曰：“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，更于事物上怎生求？且试说几件看。”

朝溯曰：“且如事亲，如何而为温清之节，如何而为奉养之宜，须求个是当，方是至善。所以有学问思辨<sup>[2]</sup>之功。”

先生曰：“若只是温清之节、奉养之宜，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，用得甚学问思辨？惟于温清时，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；奉养时，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。此则非有学问思辨之功，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谬。所以虽在圣人，犹加‘精一’之训。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，便谓至善，即如今扮戏子，扮得许多温清奉养的礼节是当，